学生版世界文学经典

童　年

〔苏联〕高尔基　原著
孟庆茹　译写
吴大伦　绘图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

导　读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时光。然而有的人在歌声与欢笑中度过;有的人则在凄风苦雨中煎熬。幸福的童年就像一个美妙的梦,能给人留下终生美好的回忆,即使人到了老年,也会常常怀有一颗童心,对大千世界仍充满幻想;苦难的童年则使人心灵饱受创伤,留下永久的痛苦的记忆。

高尔基的童年是不幸的:他四岁就失去了可爱的父亲,后来随母亲到外公家生活。但外公家里矛盾重重,人与人之间不能和睦相处。在这种情况下,高尔基的母亲被迫出走、改嫁,后又被不幸的婚姻夺去了生命。年幼的高尔基失去双亲后,只有和慈祥、善良的外婆相依为命,靠拣破烂为生。十一岁时,外公把他赶出家门。从此,高尔基便走向社会,在人生的苦海中挣扎,幼小的他过早地尝到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。当然这也为他后来形成坚毅

的性格打下了基础。小说《童年》真实地描写了高尔基的这一段生活经历，它向读者展示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不幸和痛苦。

高尔基（1868—1936年），原名阿列克赛·马西莫夫·彼什科夫，是俄国的伟大作家。他一生作品很多，其中《海燕之歌》、《母亲》是他的代表作，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。小说《童年》是其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，第二部是《在人间》，第三部是《我的大学》。

目录

一　痛苦的新生活 …… 1
二　亲密的朋友小茨冈 …… 22
三　外婆和外公的故事 …… 39
四　困惑 …… 71
五　“好事儿”、彼得大叔和三个小伙伴 …… 103
六　母亲归来 …… 141
七　深切的怀念 …… 172

八　破败的家 …… 193
九　走向人间 …… 225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

……然而，事实高于怜悯，因为现在我不是在讲述我自己，而是在讲述那个令人压抑的，充满着阴森可怖的印象的狭小的天地。普通的俄罗斯人曾在这个小天地里生活，而且至今还在生活着。

——摘自《童年》第二章

一　痛苦的新生活

天空布满了乌云，风拼命地刮着，屋内光线昏暗。高尔基的父亲马克西姆·萨瓦杰耶维奇永远地闭上了那双时常乐呵呵的眼睛，离开了亲人。

高尔基的母亲时而抽泣，时而号哭，红肿的眼睛流着大滴的泪水，她母亲也伴随着她哭。外婆轻声地对高尔基说："快去跟你爹告别，往后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，他死了，乖孩子，他不该死啊，他还不到年龄……"刚刚 源岁的高尔基还从没见过大人这么痛哭，他恐惧地往外婆身后躲。

几个穿黑衣服的乡下人和一名巡警站在门口朝屋里望了望，那巡警气呼呼地喊道："快点抬走！"这时，高尔基见母亲吃力地企图从地板上站起来，但立刻又仰面躺下。她那张惨白的脸变得铁青，又是呻吟，又是喊叫，牙咬得吱吱响，身子不停地弯曲扭动。高尔基的外婆急得像个大黑皮球似的滚来滚去，并不断地安慰着说："为了圣父圣子！忍着点儿，瓦留莎……圣母保佑……"过了会儿，黑暗中忽然传来了婴儿的哭声，高尔基的母亲在高尔基父亲的遗体旁，又生下了一个小男孩。母亲抱着刚出生的婴儿，对着亲人的遗体，又无力地哭泣起来。

在一个阴雨天，两个乡下人和一个巡警，把高尔基父亲的遗体抬到一个荒凉的公墓，草草地埋葬了。墓穴已经填平了，而高尔基和他的外婆还久久地站在墓旁，低垂着头，沉默不语，他们不知将来的命运会怎样。

几天以后，高尔基便同外婆和母亲一起，搭乘轮船，离开了故乡。在船上，刚出生不久的小弟弟又死了，全家人又一次陷入了悲痛之中。

船在继续航行。河面上升起了潮湿的大雾，灰蒙蒙的。四周一切在颤动，惟有高尔基的母亲纹丝不动。她



把两手放在脑后，身子倚着舱壁，坚定地站着。她的脸色暗淡，呈铁青色，两眼紧闭，一直沉默不语，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一个陌生人。

高尔基的外婆陪着小心，多次轻声地劝女儿说：

“瓦丽娅，你吃点东西吧，多少吃点儿，好吗？”

高尔基的母亲一声不吭，也不动弹。

船到了萨拉托夫，高尔基的外婆和母亲把死去的孩子埋葬了。

高尔基的外婆是个慈祥善良的老人，她对每个人都表现出理解和同情。她讲起话来也特别动听，像唱歌似的。她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朵盛开的鲜花，温柔、鲜妍、清新，使人难以忘怀。有时候她微微一笑，那对像黑樱桃似的眼睛闪烁着难以言传的快乐的光芒。她那洁白坚固的牙齿也随着她的笑容展露出来，显得非常快活。尽管那黑黑的面颊上布满了皱纹，不过整体看来还显得很年轻，容光焕发。只可惜那只皮肉松弛的鼻子，鼻孔张得很大，鼻尖红红的，损害了这张脸。她喜欢闻鼻烟，身边总带着一只镶银的黑色鼻烟壶。她总是穿着一身黑衣裳，但内心却充满着永不熄灭的愉快而又温和的光芒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

透过她的眼睛不停地闪烁着。她总是弯着腰，几乎成了驼背。别看她那么胖，走起路来却轻快敏捷，像一只大猫似的，她全身也柔软得像一只温和的猫。

外婆来之前，高尔基仿佛在昏睡，又像躲在黑暗之中。外婆的出现唤醒了他，使他见到了光明。她把他周围的一切联结起来，编织成色彩缤纷的花边图案。她很快成了高尔基终生的朋友，成了他最贴心的人。外婆对世界充满了无私的爱，这种爱使高尔基感到充实，使他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充满了坚强的力量。

在轮船航行的最初几天里，天气一直很晴朗。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不知不觉地浮动着。四周的一切每时每刻都在变化、更新，金黄色的树叶纷纷落下，在平静的水面上漂浮着。

看到这美丽的景色，外婆高兴地在船甲板上跑来跑去。她两手抱在胸前，微笑着，眼里闪着泪花。

高尔基不解地问：

“外婆，你为什么哭呀？”

“好孩子，我哭是因为我高兴，也是因为我老了，我已经在这个世上活了六十个春秋了。我还要多活几年，

我喜欢这大自然美丽的景色呀！”

她玩得高兴了，便开始给高尔基讲故事。她的故事里有善良的强盗，有圣徒，有各种各样的野兽和妖怪。

她讲故事时，眼睛总是瞪得圆圆的，直勾勾地望着高尔基的眼睛，仿佛要向他的心里注入一种令人振奋的力量。她还讲一些童话，边讲边加进一些动作，显得活泼可笑，逗得船上的水手们也笑起来。

船慢悠悠地驶往下新城。在明丽的天空下面，伏尔加河两岸像绸缎似的，秋天给河岸镀上了一层金色。碧绿的群山宛如大地的华贵衣裳的美丽皱褶。河两岸是散落的城市和乡村，远远望去，好像是一块块刻着花纹图案的饼干。

下新城到了，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。轮船在河心当中停下来，河面上挤满了船只，桅樯如林。这时，一只载满了人的大木船朝轮船靠过来。有人用钩竿钩住了轮船上放下来的舷梯，于是大木船上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登上轮船的甲板。走在最前面的是个干瘦的小老头。穿一身长长的黑衣服，鹰钩鼻子，赤金色胡须，一对绿莹莹的小眼睛。他就是高尔基的外公。紧接着是高尔基的

舅舅米哈伊尔、雅科夫和舅妈娜达丽娅，还有两位表哥，都叫萨沙，表姐卡捷琳娜。互致问候之后，他们一起下了轮船，乘上木船来到岸边。

一家人上了河岸后，便沿着铺满鹅卵石的斜坡向山上走去，来到斜坡顶端。在这里，紧靠右侧的山坡有一处低矮的平房，这就是高尔基的外公家。从外面看，房子显得很大，但屋里隔成了狭小的房间，光线幽暗，很拥挤。到处是脸色阴暗的人们，孩子们像一群偷偷觅食的麻雀，到处乱窜。屋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。院子里，挂满了大幅的湿布，摆满了一个个大木桶，桶里盛着不同颜色的水，水很浓，水里泡的也是破布。在院子的一角，有一间低矮的快要倒塌的耳房，耳房里生着炉子，炉膛着的木材烧得正旺。不知煮什么东西，发出嘟嘟的响声。这时，只听有人高声说道："紫檀——品红——矾……"原来，高尔基的外公是开染坊的。

高尔基对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讨厌，他不愿过这种杂乱无章的生活。但这种沉重的丰富多彩而又极端古怪的生活一旦开始，便以惊人的速度流动起来。

在这个家里人与人之间充满着敌意，这种相互敌视

的气氛像炽热的雾气一样弥漫着，毒害着大人，也影响着孩子，连孩子们也热心参与这种敌视。高尔基的两个舅舅与高尔基的外公经常闹分家；同时，为了争谁在城里开染坊，谁到奥卡河对岸的库纳维诺镇去开染坊，他们吵得不可开交，甚至大打出手。

有一天吃午饭时，在厨房里就爆发了一场争吵。高尔基的两个舅舅忽然跳起来，把身子探过桌子，直冲他们的父亲吼叫起来，龇着牙，浑身哆嗦着。而老头子则用汤勺砰砰地敲打着桌子，满脸通红地尖叫：

“我让你们全滚出去讨饭！”

高尔基的外婆痛心地说：

“全分给他们吧，老头子，分了你也清静些，给他们吧！”

高尔基的外公喊叫道：

“呸！你还纵容这两个野兽！”

这时，米哈伊尔忽然挥拳朝雅科夫脸上打去，对方吼叫一声，一把揪住他，两人在地板上滚作一团，互相揪打辱骂。孩子们哭起来，保姆叶夫根尼娅把孩子们从厨房轰出去。健壮有力的年轻帮工小茨冈骑在米哈伊尔

背上，而格里戈里·伊凡诺维奇师傅则用毛巾捆住米哈伊尔的双手。格里戈里师傅是个秃脑瓜，留着大胡子，戴一副墨镜。米哈伊尔的脖子伸得老长，声音嘶哑地喊叫着，那样子特别吓人。

高尔基的外公围着桌子急急地踱步，一面用抱怨的语气喊叫道：

“亲兄弟，啊！骨肉亲情！唉，你们这些人啊……”

雅科夫舅舅的脸被打破了，满脸是血迹，一边哭一边跺脚。高尔基的外婆沉痛地说：

“这些该死的东西，亡命徒，清醒清醒吧！”

他的外公冲老婆喊道：

“老妖婆，瞧你生的这些野兽！”

雅科夫舅舅走了，高尔基的外婆跑到屋角里，令人激动地大声祷告着：

“圣母啊，求求你，把理智还给我的孩子们吧！”

高尔基的外公说：

“看来，该分家了，老婆子……”

“是的，该分家了，老头子，是的。”

吵架一开始，高尔基就吓坏了，连忙爬到炕上，躲



在那里观望着，又害怕又惊奇。他觉得，这里的一切都是古怪的，令人不安和恐惧。他虽然不了解别处的生活怎样，但他模模糊糊地记得，他的父母的生活并不是这样：他们说的话不同，娱乐也是另一种样子。不论是走路还是坐下，他们两个总是肩并肩，形影不离。晚上，他们常常坐在窗前，久久地欢笑，大声歌唱，街上的人们围上来，隔着窗户看他们，人们都仰着脸，样子很可笑。而外公家里的人很少笑，即便笑也是嘲弄人，而且不明白他们笑什么。在这里，相互叫骂、威胁是家常便饭，经常看见有人躲在暗处窃窃私语。孩子们不敢吵闹，而且无人理睬他们。他们像雨打的尘土一样，被踩在脚下。在这里，高尔基感到自己是外人，这里的生活使他变得紧张、多疑，仿佛到处布满了尖刺，使他不得不紧张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。

高尔基和他的母亲小心翼翼地生活在外公家里。他很怕外公，因为外公为人很凶狠，不论同谁说话，都带着嘲讽，盛气凌人，故意找茬，惹恼了对方他才甘心。

高尔基的外公有时也教他学念祈祷用语，等过了一段时间外公就问他：

“《主祷经》记住了吗？如果没记住，就得挨鞭子！”

接着外公又问：

“爸爸抽过你吗？”

高尔基不明白外公问的什么，就没有吭声，而高尔基的母亲替他回答说：

“没有，他的父亲从来没打过他，也不准我打他。他的父亲认为，靠打是教育不好孩子的。”

高尔基的外公说：

“那他的父亲马克西姆就是个傻瓜，傻透了。这个马克西姆，他死了，我不该说他。对这些孩子，得经常抽他们，这样他们才会老实。”

高尔基的外公没有说谎，他的确经常抽打家里的小孩子们。只是高尔基来的时间短，还没有看到。但在一个礼拜六，他不但看到，而且亲身尝到了挨抽的滋味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礼拜六之前，高尔基看到大人们巧妙地把布料染成各种颜色，他感到很神奇，也想亲手试一试。于是就从橱柜里拿一块过节用的白桌布，把桌布的边缘放进宝石蓝色染桶里。这时，小茨冈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来，一把夺过桌布，一面用那双大手拧着桌布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